

何其芳

# 画梦录

· 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 ·

文藝學刊

畫夢錄

何其芳

文藝學刊出版社

018

44018  
HAF

· 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 ·

52B-7

# 画梦录

何其芳

据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四七年九版排印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现代小说、散文、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：简装书/鲁迅等著；王彬编．—北京：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，1998

ISBN 7-5059-3092-3

I. 中… II. ①鲁…②王… III. 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现代 IV. I21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17753 号

书 名	中国现代小说、散文、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
作 者	鲁迅等著 王彬编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奚跃华
责任印制	胡元义
新版策划	杨成春 韩龙梅
印 刷	北京市社科印刷厂
开 本	787×1092 1/32
字 数	8000 千字
印 张	357.625
插 页	30 页
版 次	199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4000 套
书 号	ISBN 7-5059-3092-3/I·2339
定 价	430.00 元(全 86 册)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## 序

近年，散文颇有些热闹的味道了。

论理，在小说、诗歌擅胜一时之后，散文也不该再如以往那么冷清了。但，与小说、诗歌不同，散文的热闹不是时下之风，而是炒卖四十年前的历史存货，这是个值得探讨的现象。

五四以后，中国的文学界发生了革命。就艺术形式而言，西洋的小说、诗歌、话剧，横向地移植到中国，取代了章回、格律和以歌唱为主的旧有模式，虽然唱的最高境界是说，也足够令人尴尬的了。而散文则不，固然，异域的观念也曾经发生过位移，其结果却不是简单的替换，而是与本国的传统相糅和，出品了优质的再生产品，不像前三个文学门类那样，要经历那样一个蹒跚的学步过程，至今仍免不了模仿的痕迹。因此，鲁迅评价新文学运动说，散文的成绩最为辉煌，超过了其时的小说、新诗、话剧的成就。鲁迅的评价是准确的。时至今日，说到那一时代的散文名家，我们也可以毫不费力地数出三十位而感到还有遗漏。在这些作家中，有些人兼搞别样，今天看来已然品位不高，应该淡忘的了，而他们的散文作品却时时被人们所记诵，从这一点说，散文的艺术生命，似乎比小说、戏剧、诗歌还可以更为长久地保存下来。因为，同其它文学门类不同，散文是最能透射出作家的学识、情趣、操守、人格的，从而也就最容易相互沟通。可惜，五四以来形

成的这个优秀传统，四十年间发生了断层，至今还没有完全弥合。相形之下，时下的文章，未免做作，仿佛是裱出来的，丢进洗衣机，一洗，全是糨糊，这样的东西写多了，自己也难免糊涂，接受主体又如何能够喜欢？及至轮到散文好不容易热一回，却拿不出自己的货色，只有向历史讨教，这当然是前辈的光彩。

但是，这并不意味，五四以来的散文已然尽善尽美，发展到极至，无可超越的了。众所皆知，中国的散文历史悠久，倘若从甲骨文与青铜器时期算起，是应该比韵语还要长久的。在传统的散文观念里，小说除外，经、史、子、集中的文章都可以冠以散文的。五四以后，有一种将散文精确化的倾向，一方面，增重了它的文学色彩，另一方面又将其软化，散文似乎只余下叙事与抒情的功能，而且三十年代后，又似乎只有抒情体裁被视为散文的正宗，这就免不了格局狭隘，丧失了本应属于自己的园地且少活力了。<sup>〔1〕</sup>其实，散文是大可以随便的，生活有多么丰富，散文也就应该有多么丰富。当然，在那时，也仍有不少散文的名家，属守旧道，捡到篮里便是菜，不受什么框架的束缚，而不惮于无所不包，难免会让今天的散文作家惊诧，甚或以为不足道哉。

但是，上面的话，并没有抹煞的意思，其目的是说那一时期的散文成绩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，今天还有那么多的热心读者，还有那么多的选家纷纷登场便是一个例证。于是也就产生我们的酝酿与构思。这就牵扯到选篇与选书的优劣

---

〔1〕 这个问题仍在争论，现在又似乎有大散文观复潮的趋势。本书库采取的还是约定俗成的准则。

比较了。应该说，这二者是各有千秋的，不能够相互替代的。关于选篇的优点，这里不去讲它，对于后者，或许更能够客观地展示作家与作品的原有风貌，从而也就避免了选家们的某些偏颇。另一方面，这些原作，久已不流传了，在一般的图书馆里也难以见到，且有上升为“文物”的趋势，如果将其中的一些精品排印出版，<sup>〔1〕</sup>窃以为不仅对于读者，即使对于当代的散文作家与研究家（原本大概也读得不多）是应该不仅可以感悟到其中的文学氛围，也还可以领略一些版本价值。俗话说，隔日如新，在历史尘封了多年之后，一旦面世，这些名家的原版作品，当会引起纷纭的新鲜之感罢。

准此，我们选辑了鲁迅、周作人、朱自清、俞平伯、郁达夫、丰子恺、叶绍钧、冰心、郭沫若、茅盾、胡适、徐志摩、林语堂、梁实秋、许地山、郑振铎、夏丏尊、钟敬文、沈从文、梁遇春、施蛰存、巴金、阿英、陈西滢、朱湘、陆蠡、张爱玲、李广田、何其芳、苏雪林等三十位名家的代表作品。这样，五四以来的散文名篇大体上也就罗致在内了。读那时的散文，是时时感到一种繁星丽天的愉悦的。如果有可能，我还是愿意把这项工作继续进行下去的，这或者为贤者所鄙，以为不足道。其实，选家的劳动应该是一种切切实实的津梁性的工作，自有价值。当然，这些话也依然会被讥为秋虫吊月，佷栏自热的了。这自可不必去计较。但选家也真有时困惑，所谓砖儿何厚？瓦儿何薄？跑掉的鱼是大的，这就需要致谦而有待于提高眼光的精审。同时需要申明的是，在本书库的编

---

〔1〕 据较好的原版本排印，只是将繁体字改为简化字，以适应目前读者的需求。

选过程中，得到了顾志诚、奚跃华、黄亚昌等先生的热诚支持，是要郑重感谢的。

孔老夫子说：“周鉴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，吾从周。”倘若我们的工作能够鉴往知来，对于当代的散文发展有所推动而不是“美女入室”，我们也就满足了。

王 彬

1992.12.20

## 出版说明

何其芳（1912—1977），四川省万县人。

何其芳是汉园三诗人之一，他最为人所瞩目的散文集是《画梦录》。

何其芳早期的散文较为纤巧，注重文笔的精美，但题材不够宏阔，大都抒发个人愁绪，有一股文学青年的味道。1934年他出版了《画梦录》，两年以后获得1936年度《大公报》的文艺奖。说明他的散文确是有自己特色，尤其受到青年人喜爱的。抗战以后，何其芳去了延安，他的散文也就发生了迥异的变化，不再写《扇上的烟云》那样的文章了。读他写于1938年《我歌唱延安》，真使人怀疑出于《画梦录》的作者之手，从而展现了何其芳后期的艺术风格。



## 扇上的烟云（代序）

设若少女妆台间没有镜子，  
成天凝望悬在壁上的官扇，  
扇上的楼阁如水中倒影，  
染着剩粉残泪如烟云……

“你说我们的听觉视觉都有很可怜的限制吗？”

“是的。一夏天，我和一患色盲的人散步在农场上，顺手摇一朵红色的花给她，他说是蓝的。”

“那么你替他悲哀？”

“我倒是替我自己。”

“那么你相信着一些神秘的东西了。”

“我倒是喜欢想像着一些辽远的东西。一些不存在的人物。和许多在人类的地图上找不出名字的国土。我说不清有多少日夜，像故事里所说的一样，对着壁上的画出神遂走入画里去了。但我的墙壁是白色的。不过那金色的门那不知是乐园还是地狱的门，确曾为我开启过而已。”

“那么你对于人生？”

“对于人生我动心的不过是它的表现。唉，自从我乘桴浮于海，一片风涛把我送到这荒岛上，我是很久很久没有和人攀谈了。今天我却有一点说话的兴致。”

“那么你就说吧。”

“我说，我说我这些日子来喜欢一半句古人之言。于我如浮云。我喜欢它是我一句文章的好注脚：不知何时起世上的事都使我厌倦。那时我刚倾听了一位丹麦王子的独语：一个真疯，一个佯狂，古今来如此冷落的宇宙都显得十分热闹，一滴之饮遂使我大有醉意，不禁出语惊人了。但我现在要称赞的是这个比喻的纯粹的表现，与它的含义无关。有时我真慨叹着取譬之难。以此长久不能忘记一位匈牙利作者，他的一篇文章里有了两个优美的比喻：在黄昏里，在酒店的窗子下，他说，许多劳苦人低垂着头像一些折了帆折了桅竿的船停泊在静寂的港口；后来他描写一位少女，就只轻轻一句，说她的眼睛亮着像金钥匙。”

“是说它们可以开启乐园或者地狱的门吗？”

“而我有一次低垂着头在车窗边，在黄昏里，随手翻完了一册忧郁的传记，于是我抬起头，望着天边的白烟，又思索着那写过一个故事叫作‘烟’的人的一生。暮色与暮年。我到哪儿去？旅途的尽头等着我的是什么？我在车厢内各种不同的乘客的脸上得着一个回答了：那些刻满了厌倦与不幸的皱纹的脸，谁要静静的多望一会儿都将哭了起来或者发狂的。但是，在那边，有一幅美丽的少女的侧面剪影。暮色作了柔和的背景了，于是我自己说，假若没有美丽的少女，世界上是多么寂寞呵。因为从她们，我们有时可以窥见那未被诅咒之前的夏娃的面目。于是我望着天边的云彩，正如那个自言见过天使和精灵的十八世纪的神秘歌人所说，在刹那间捉住了永恒。”

“你那时到哪儿去？你这些话又胡为而来？我一点也不能追踪你思想的道路。”

“于是我很珍惜着我的梦。并且想把它们细细的描画出来。”

“是一些什么梦？”

“首先我想描画在一个圆窗上。每当清晨良夜，我常打那下面经过，虽没有窥见人影却听见过白色的花一样的叹息从那里面飘坠下来。但正在我踌躇之间那个窗子消隐了。我再寻不着了。后来大概是一枝梦中彩笔，写出一行字给我看：分明一夜文君梦，只有青团扇子知。醒来不胜悲哀，仿佛真有过一段什么故事似的，我从此喜欢在荒凉的地方徘徊了。一夏天，当柔和的夜在街上移动时我走入了一座墓园。猛抬头，原来是一个明月夜，齐谐志怪之书里最常出现的境界。我坐在白石上。我的影子像一个黑色的猫。我忍不住伸手去摸它一摸，唉，我还以为是一个苦吟的女鬼遗下的一圈腰带呢，谁知拾起来乃是一把团扇。于是我带回去珍藏着，当我有工作的兴致时就取出来描画我的梦在那上面。”

“现在那扇子呢？”

“当我厌倦了我的乡土到这海上来遨游时，哪还记得把它带在我的身边呢？”

“那么一定遗留在你所从来的那个国土里了。”

“也不一定。”

“那么我将尽我一生之力，飘流到许多大陆上去找它。”

“只怕你找着时那扇上的影子早已十分朦胧了。”

一九三六年

## 目 录

扇上的烟云（代序） .....	(1)
墓 .....	(1)
秋海棠 .....	(7)
雨前 .....	(9)
黄昏 .....	(11)
独语 .....	(13)
梦后 .....	(16)
岩 .....	(19)
炉边夜话 .....	(23)
伐木 .....	(27)
画梦录 .....	(29)
哀歌 .....	(35)
货郎 .....	(40)
魔术草 .....	(43)
楼 .....	(46)
弦 .....	(51)
静静的日午 .....	(54)

## 墓

初秋的薄暮。翠岩的横屏环拥出旷大的草地，有常绿的柏树作天幕，曲曲的清溪流泻着幽冷。以外是碎瓷上的图案似的田亩，阡陌高下的毗连着，黄金的稻穗起伏着丰实的波浪，微风传送出成熟的香味。黄昏如晚汐一样淹没了草虫的鸣声，野蜂的翅。快下山的夕阳如柔和的目光，如爱抚的手指从平畴伸过来，从林叶探进来，落在溪边一个小墓碑上，摩着那白色的碑石，仿佛读出上面镌着的朱字：柳氏小女铃铃之墓。

这儿睡着的是一个美丽的灵魂。

这儿睡着的是一个农家的女孩，和她十六载静静的光阴，从那茅檐下过逝的，从那有泥蜂做窠的木窗里过逝的，从俯嚼着地草的羊儿的角尖，和那濯过她的手，回应过她寂寞的搥衣声的池塘里过逝的。

她有黑的眼睛，黑的头发，和浅油黑的肤色。但她的脸颊，她的双手有时是微红的，在走了一段急路的时候，回忆起一个羞涩的梦的时候，或者三月的阳光满满的晒着她的时候。照过她的影子的溪水会告诉你。

她是一个有好心肠的姑娘，她说极和气的話，常常小心的把自己放在谦卑的地位。亲过她的足的山草会告诉你，被她用死了的蜻蜓宴请过的小蚁会告诉你，她一切小小的伙伴

都会告诉你。

是的，她有许多小小的伙伴，她长成一个高高的女郎了，不与它们生疏。

她对一朵刚开的花说，“给我讲一个故事，一个快乐的。”对照进她的小窗的星星说，“给我讲一个故事，一个悲哀的。”

当她清早起来到柳树旁的井里去提水，准备帮助她的母亲作晨餐，径间遇着她的伙伴都向她说，“晨安。”她也说，“晨安。”“告诉我们你昨夜做的梦。”她却笑着说，“不告诉你。”

当农事忙的时候，她会给她的父亲把饭送到田间去。

当蚕子初出卵的时候，她会采摘最嫩的桑叶放在篮儿里带回来，用布巾揩干那上面的露水，而且用刀切成细细的条儿去喂它们。四眠过后，她会用指头捉起一个个肥大的蚕，在光线里透视，“它腹里完全亮了，”然后放到成束的菜子秆上去。

她会同母亲一块儿去把屋后的麻茎割下，放在水里浸着，然后用刀打出白色的麻来。她会吧麻分成极纤微的丝，然后用指头绩成细纱，一圈圈的放满竹筐。

她有一个小手纺车，还是她祖母留传下来的。她常常纺着棉，听那轮子唱着单调的歌，说着永远雷同的故事。她不厌烦，只在心里偷笑着，“真是一个老婆子。”

她是快乐的。她是在寂寞的快乐里长大的。

她是期待甚么的。她有一个秘密的希冀，那希冀于她自己也是秘密的。她有做梦似的眼睛，常常迷漠的望着高高的天空，或是辽远的，辽远的山以外。

十六岁的春天的风吹着她的衣衫，她的发，她想悄悄的流一会儿泪。银色的月光照着，她想伸出手臂去拥抱它，向

它说“我是太快乐，太快乐，”但又无理由的流下泪。她有一点忧愁在眉尖，有一点伤感在心里。

她用手紧握着每一个新鲜的早晨，而又放开手叹一口气让每一个黄昏过去。

她小小的伙伴们都说她病了，只有它们稍稍关心她，知道她的。“你瞧，她常默默的。”“你说，甚么能使她欢喜？”它们互相耳语着，担心她的健康，担心她郁郁的眸子。

菜圃里的江豆藤还是高高的缘上竹竿，南瓜还是肥硕的压在篱脚下，古老的桂树还是飘着金黄色的香气，这秋天完全如以前的秋天。

铃铃却瘦损了。

她期待的毕竟来了，那伟大的力，那黑暗的手遮到她眼前，冷的呼息透过她的心，那无声的灵语吩咐她睡下安息。“不是你，我期待的不是你，”她心里知道，但说不出。

快下山的夕阳如温暖的红色的唇，刚才吻过那小墓碑上“铃铃”二字的，又落到溪边的柳树下，树下有白藓的石上，石上坐着的年青人雪麟的衣衫上。他有和铃铃一样郁郁的眼睛，迷漠的望着。在那眼睛里展开了满山黄叶的秋天，展开了金风拂着的一泓秋水，展开了随着羊铃声转入深邃的牧女的梦。毕竟来了，铃铃期待的。

在花香与绿荫织成的春夜里，谁曾在梦里摘取过红熟的葡萄似的第一次蜜吻？谁曾梦过燕子化作年青的女郎来入梦，穿着燕翅色的衣衫？谁曾梦过一不相识的情侣来晤别，在她远嫁的前夕？

一个个春三月的梦呵，都如一片片你偶尔摘下的花瓣，夹在你手携的一册诗集里，你又偶尔在风雨之夕翻见，仍是盛开时的红艳，仍带着春天的香气。

雪麟从外面的世界带回来的就只一些梦，如一些饮空了的酒瓶，与他久别的乡土是应该给他一瓶未开封的新酿了。

雪麟见了铃铃的小墓碑，读了碑上的名字，如第一次相见就相悦的男女们，说了温柔的“再会”才分别。

以后他的影子就踟蹰在这儿的每一个黄昏里。

他渐渐猜想着这女郎的身世，和她的性情，她的喜好，如我们初认识一个美丽的少女似的。他想到她是在寂寞的屋子里过着晨夕，她最爱着甚么颜色的衣衫，而且当她微笑时脸间就现出酒涡，羞涩的低下头去。他想到她在窗外种着一片地的指甲花，花开时就摘取几朵来用那红汁染她的小指甲，而这仅仅由于她小孩似的欢喜。

铃铃的伙伴们更会告诉他，当他猜想错了或是遗漏了的时候。

“她会不会喜欢我？”他在溪边散步时偷问那多嘴的流水。

“喜欢你。”他听见轻声的回语。

“她似乎没有朋友？”他又偷问溪边的野菊。

“是的，除了我们。”

于是有一个黄昏里他就遇见了这女郎。

“我有没有这样的荣幸，和你说几句话？”

他知道她羞涩的低垂的眼光是说着允许。

他们就并肩沿着小溪散步下去。他向她说他是多大的年龄就离开这儿，这儿是她的乡土也是他的乡土。向她说他到过许多地方，听过许多地方的风雨。向她说江南与河水一样



平的堤岸，北国四季都是风吹着沙土。向她说骆驼的铃声，槐花的清芬，红墙黄瓦的宫阙，最后说，

“我们的乡土却这样美丽。”

“是的，这样美丽。”他听见轻声的回复。

“完全是崭新的发见。我不曾梦过这小小的地方有这么多的宝藏，不尽的惊异，不尽的欢喜。我真有点儿骄傲这是我的乡土。——但要请求你很大的谅解，我从前竟没有认识你。”

他看见她羞涩的头低下去。

他们散步到黄昏的深处，散步到夜的阴影里。夜是怎样一个荒唐的絮语的梦呵，但对这一双初认识的男女还是谨慎的劝告他们别去。

他们伸出告别的手来，他们温情的手约了明天的会晤。

有时，他们散步倦了，坐在石上休憩。

“给我讲一个故事，要比黄昏讲得更好。”

他就讲着“小女人鱼”的故事。讲着那最年青，最美丽的人鱼公主怎样爱上那王子，怎样忍受着痛苦，变成一个哑女到人世去。当他讲到王子和别的女子结婚的那夜，她竟如巫妇所预言的变成了浮沫，铃铃感动得伏到他怀里。

有时，她望着他的眼睛问：

“你在外面爱没有爱过谁？”

“爱过……”他俯下吻她，怕她因为这两字生气。

“说。”

“但没有谁爱过我。我都只在心里偷偷的爱着。”

“谁呢？”

“一个穿白衫的玉立亭亭的；一个秋天里穿浅绿色的夹外衣的；一个在夏天的绿杨下穿红杏色的单衫的。”